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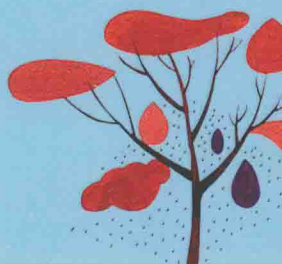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 A 卷



省登字
主编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 A 卷

省登宇
主编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 A 卷 / 省登宇
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2
ISBN 978-7-5125-06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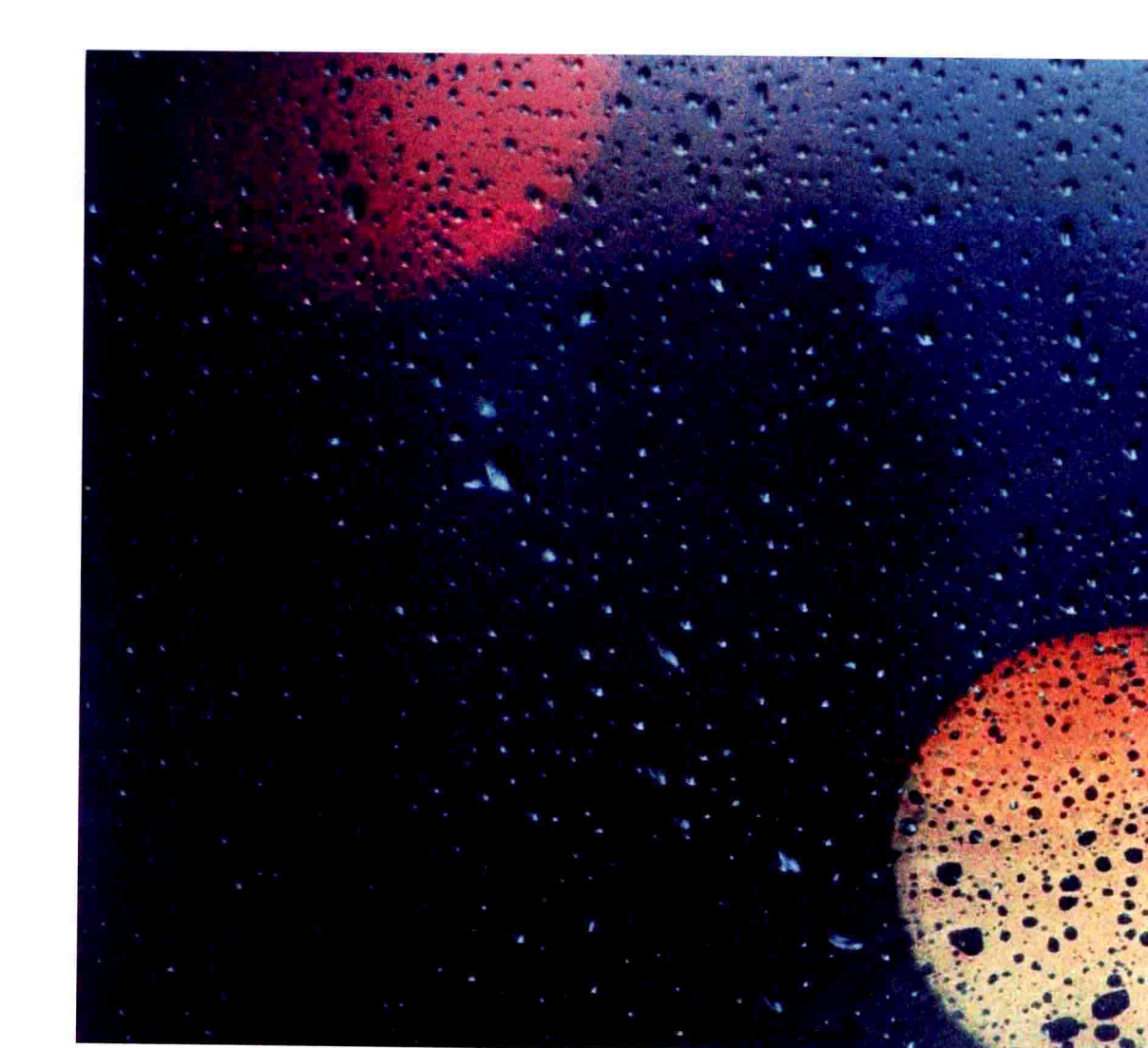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6030 号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 A 卷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
策划编辑	李 莉
特约编辑	张 艳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6.5 印张 24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56-5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一章

长大之前

总有温暖长得过时光

突然好想你

长大之前

最是橙黄橘绿时

关怀与梦想

第二章

日日夜夜

离合记

时光Guard

日日夜夜

青春，那场梦

002

017

024

030

034

038

048

064

074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第三章

左倾50度

关于兔子的明信片

然后

左倾6度

若果

078

088

095

104

第四章

梔子花事了

南澳一号

梔子花事了

房子

撒小北的梦醒记忆

玉白记

青春翻过了墙头

112

135

142

148

159

174



第五章

旅行的意义

原来我是傻瓜，不懂你的悲伤

182

雪女

193

旅行的意义

214

告别的年代

217

第六章

你好，月亮男孩

做客

222

你好，月亮男孩

225

使命

235

亚瑟王

243

第一章 长大之前



总有温暖长得过时光

文 / 邱墨奇

突然好想你

文 / 蓝天雨

长大之前

文 / 秀伟君

最是橙黄橘绿时

文 / 潘云贵

关怀与梦想

文 / 沈佳英

总有温暖长得过时光

文 / 邱璠奇

Chapter 1

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是清晨。

颠簸了一夜的大巴，在暮色里穿行了许久，终于在天边微亮的时候，把我和程霜丢了下来。

售票员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丢到草地上，疲惫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连个正眼都没看一眼，就关上了车门。

程霜在一旁叉着腰瞪着眼，伸出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着汽车匆忙离开的背影叫嚷道：“他们就这么走了？”

我随手扶起倒在草丛里的箱子，无奈地看了她一眼，“难不成你还想她再留下来跟你聊会？”

程霜扭头瞪我，我看她精神出奇得好，浑然没了在车上昏昏欲睡的样子，就拉起箱子径直朝前走去，她只好跟在后面，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哼了几声。

虽然早已经入夏了，但这里是半山腰，走在沥青的公路上还能感受到潮潮的湿气。不同于城市里的逼仄，走在山间的路上，自然的气息使心绪更能平稳。

我回头再看程霜的时候，她已经从背包里换上了长袖，一张小嘴高高地噘着，

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她看见我回头看她，又立刻瞪圆了眼睛：“程霖，干吗非要带我来这个破地方！我要回家！回家！”

我哼了一声：“不行，既然来了，待几天再走吧！”

“你在这里早已经支教完了，还回来干什么？就算你恋恋不舍地想回来，那你带我来又是什么意思？”程霜着急地说道。

我加快了步子，受不了程霜喋喋不休地质问，她却跑了两步追了上来，喘着粗气说道：“哥，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收住脚转身面对她，说道：“汽车把我们丢在了爬山公路上，要想进村，还得再徒步走一段路。”

程霜张嘴又想说话，我提起箱子就向前跑去。随即她的怪叫声就在平静的山上好似一声惊雷炸了开来，声音极其刺耳。我想这半山腰上肯定没有飞禽，否则一定会被她的叫声惊得四处乱窜。

“程霖你个浑蛋！浑蛋！”我不回头看都能猜到她的样子：跺着双脚，噘着小嘴，瞪着大眼。

我实在不想再跟她解释，这些问题她问了一路我都没有回话。反正她被我连拉带拽地上了车，就别想轻易回去了。

因为在这里支教过两年，所以我来这算是故地重游了，可程霜是第一次来，她从小被我奶奶带大，脾气骄纵易怒。我知道以她大小姐的性子是根本不会来的，所以我就骗了她，说要一起去旅游。

我告诉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东西一闪而过，被我迅猛地捕捉到了。她迟疑了一小会儿，半推半就地答应道：“就两天！”

我没有轻易地相信她，因为她的聪明我是领教过的，自小她就是孩子王，带着小区里的一群孩子上蹿下跳，处处搞破坏，鬼点子更是层出不穷。

我为了让她不心生猜忌，装模作样地在网上订好了车票。我专门挑选了一辆没有标目的地的大巴，连哄带骗地带她上了车。

不过当大巴行驶了一段路以后，她就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终于在快要上高速的时候，她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她龇着牙冲我咧嘴，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问我：“这是要去哪？”

我装作没有听见，不理她。她有些恼羞成怒了，声音高了八度：“不是订的车票吗？”

前面有在打盹的乘客猛地抽动了一下，从座位上瞬间弹了起来。这一举动又吓着了前面的孩子，“哇哇”地哭出声来。

我使劲挤出一副笑脸，笑嘻嘻地告诉她：“退了。”

她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地呼出，两只腮帮子鼓起来像是一条滑稽的鲶鱼，她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车内已经乱糟糟的吵成一团，不少从梦中惊醒的人站起来瞪着程霜，她一一又瞪了回去，恐怕要比眼睛大小，程霜从来没有输过。

程霜瞪了一圈后停在我的脸上，目露凶光。我冲她眨了眨眼睛，云淡风轻地说道：“岚县。”

Chapter 2

程霜看我没有再搭理她，识趣地又跟了上来。清晨的阳光擦亮了夜色，皮箱在地上滑动的声音莫名地给我安稳。

沿着公路走了许久，我们又转到土路上，程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出门时画的眼影也晕开了，给人一种落难到此的感觉。

“程霜”，我开口喊她，她低下头不看我，我拉着箱子走到她面前，忽然发现她已经哭了。

她才十八，却打扮得像个精明老练的职场女孩，她这个年纪该有的校园气一点都找不到，精致的妆容掩住了她的瑕疵，也抬升了她的气场，让人浑然不觉她只是一个高中学生。

我的心里忽然感到一丝歉意，这样骗她或许并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说：“要不你等我一会，我先进村去借辆车子？”

她不说话，我站在一旁多少有些尴尬。“程霜，别哭啊！”

她抬头看我时眼角还有些湿润，浓浓的鼻音里带着几分不情愿：“我想回家，

你骗我！我还要照看奶奶。”

我的心口重重一沉，感觉嗓子忽然被堵住，因为我尽可能地想好了一切回绝她的理由，自以为她所有的借口我都能从容解决，但是唯独这个理由，让我哑口无言。

程霜自小是在奶奶的照顾下长大的，平心而论，我与她情分不多，甚至她都有恨我的理由。我比她大了七岁，便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我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而程霜却是在年迈的奶奶照顾下长大。同为子女，不同待遇，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隐隐约约的纱，全然没有别的兄妹之间的亲近。

我思量许久，对她解释道：“程霜，就待七天，好不好？咱妈会去照顾奶奶的！”

程霜的眼睛猛地瞪大，声嘶力竭地对我喊道：“我从小就没妈，那是你妈！你少跟我提她！我是死是活她都从来没管过，你还指望她去照顾奶奶？”程霜的嘴角往后一咧，扯出一声冷哼，眼神里多了一分偏执：“程霖，你说好去旅游，我信了；你说好待两天，我还是信了。可你竟然骗我！你带我来这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她的眼神有些躲闪，不敢直视。“你知道吗？咱爸咱妈要离婚了。”

程霜一愣，随即冷笑道：“程霖你不是是傻了吧！他们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再说一遍，那是你爸妈！他们跟我没关系！没半点关系！”程霜说到最后，几乎是在嘶吼。

“你胡说什么！他们不是你爸妈，那你哪来的奶奶！”我的声音比她还大，可再大的声音，也掩盖不了我心虚的事实。

程霜想不出反驳我的理由，干脆坐到土路旁的草丛上，把头埋在臂弯里哭。我伸手想拉她，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能让她好受一些，仿佛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对她都是一种伤害。就算不是因为我，她本该有的东西，的的确确地都得不到了。

从小程霜就羡慕我，我跟她在一起玩的时候，她总问我：“哥，爸妈不是说我放在奶奶家只待一段时间吗？怎么还不来接我？”

那时我的生活多自在，独生子的优越是与生俱来的，万千宠爱加在身上总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小时候的我总是自私地想：爸妈永远都不来接她才好！

结果我的小心愿，如愿了，而程霜问了一遍又一遍，都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也终于放弃了。她渐渐地也适应了这种生活，有妈不能喊，有爸看不见。

Chapter 3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一直等到太阳升到半空。我把皮箱随意地倒在地上，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程霜把脸埋在臂弯里，渐渐地也没了哭声。我抬头看着天上奇形怪状的流云，心里早已一团乱麻，没了思绪。

不知又过了多久，程霜站了起来，她脸上的眼影晕染在洁白的袖子上，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她喊我：“哥，咱们走吧，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这回我听你的，就当是体验生活了。”

我盯着看她脸上的表情，为她的妥协感到讶异。

她冲我笑了笑：“不要笑我，妆花了不好看。”

我摇摇头，一本正经地对她说：“程霜是谁，即便妆花了，也一定……”我语气一转，“比她哥好看。”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一切还好，都在朝我的计划迈进。

当我们进村的时候，已经正午了。程霜一路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

我们穿过村子里的老槐树，有村子里的老人坐在树下纳凉，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是热情地寒暄。

程霜站在我的旁边插不上话，老人们穿着发黄的白褂子，手上还拿着闪着火星的烟斗，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吐烟圈，程霜皱着眉毛抿着嘴站在一旁。

我偷偷看了一眼程霜的表情，知道这位脾气骄纵的小姐会受不了，所以匆忙说了几句便急忙告别。

走在村里的土路上，程霜好奇地问我：“村里不修水泥路吗？这坑坑洼洼的让人怎么走？条件比我想的还要差。”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没一会儿，我们便到了一户农房旁。普通的砖瓦房，小小的农家院，不远处还有两排鸡窝。

程霜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她捏着鼻子，阴阳怪气地问我：“程霖，这空气里是什么味？”

我撇了撇嘴，干脆地答道：“鸡粪。”我不敢等她的反应，拉着皮箱率先进了院子。

院子里有一条黑狗，瘦得皮包骨头，它一眼就认出了我，冲我兴奋地摇着尾巴。我过去摸了摸它的脑袋，有些心疼地说道：“黑子，你怎么又瘦了。”

屋子里听到了声音，一个小姑娘打开房门快步跑了出来。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稍有褪色的蓝色T恤，一条打着补丁的牛仔裤。看到我的时候，她晒得黑黝黝的脸上露出了绚烂的笑容。

“程哥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坐。”她拉着我的手使劲把我往屋里拽。

我对着院门外喊道：“程霜，你还不进来？”

果儿收住马上迈进门的脚，不解地看着我：“程哥哥你喊谁？”

我指了指门外：“我还带了我妹妹。”

果儿有些愣，我摇了摇她的手，“怎么了？不开心吗？”

她的小脸局促地笑了笑，辩解道：“没有，没有”又低下头小声地说：“就是不好意思见生人。”

程霜一步一挪地迈过了大门槛，站在门板后一脸茫然。黑子从角落里一个箭步冲了出来，“汪”的一声吓懵了程霜。

果儿急忙跑过去拽过围着程霜转的黑子，我笑嘻嘻地凑到程霜面前，取笑道：“我刚刚真应该照张照片，你不知道你的表情有多好笑。”

程霜瞪了我一样，说话的声音有些抖：“好你个程霖，你还敢取笑我，看来我真不该跟你来受这个罪。”

果儿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在，我大大咧咧地拽着程霜进了屋子。

Chapter 4

屋子里只有一小扇窗户，明亮的光洒在这么一方黑漆漆的小天地里，带来一丝光亮和暖意。

程霜四处张望，我牵着程霜的手到了床边。

床上坐着一位老人，皱纹密布的脸上满含笑意。她伸着手向我打招呼，嘴里含糊得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

我上前凑到她的跟前，握住她的手，喊她：“奶奶，我回来看你了！”

她张着嘴傻笑，嘴里没有一颗牙，她的目光总是柔和亲切的，仿佛从一个眼神里就能读到一个长辈发至于心的慈爱。

程霜傻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着老人没有说话。我和她四目相对的一瞬，她回过神来。

程霜挤出一抹笑，张口喊：“奶奶，你好。”奶奶坐在床上，没有回应她，一直拉着我的手。

我转头对程霜解释道：“她年纪大了，听不太清我们说话了，不要介意。”

程霜轻轻地点点头，小声地抽泣起来。屋子里太暗，我看不清她掉下的泪，但我知道她一定哭了。相似至极的境遇，让她心里压抑许久的憋闷找到了一个出口。

果儿站在门槛上，轻声地问：“谁哭了？是姐姐吗？”

程霜没有答复，转身走出门去。果儿小心翼翼地跑到我的面前，问我：“哥哥，刚刚怎么了，你们想吃饭吗？”

我想了想：“没事，你给姐姐准备一点吧。我还不饿。”果儿欲言又止，随即点了点头，出门去了。

老人坐在床上。一直笑着，时不时含糊不清地说几句话，我虽然听不懂，但我一直点头，不发一言。因为我知道，她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只要我陪着她，就是快乐的。

院子里的程霜和果儿很快聊到了一起，程霜的笑声干净又纯粹。

等到晚上的时候，屋子里黑漆漆的，没有烛火的光亮，只能置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老人躺在床上睡着了，我抽出被紧握着的手，轻声地下地穿鞋。

屋子里没有多余的摆设，避过一张小桌子，便到了门口。

程霜和果儿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聊天，院子里的槐树叶沙沙作响，阴沉的行云借着风的助力，急匆匆地划过天边。

程霜坐在台阶上手舞足蹈地讲着她的所见所闻，那些在我们看来平凡琐碎的日常所见，却在这大山深处显得稀罕无比，仿佛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果儿双手抱在胸前，尽管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袖，身体还微微点着头。

“程霜，”我轻声喊她，“天阴了，回去吧。”

果儿拍了拍身上的土，从台阶上站起：“我去拿蜡烛吧。”

我点了点头：“拿一根就好。”程霜的表情有些讶异，有些不自然地看了果儿一眼。

果儿快步进了屋子，程霜走到我面前低声说：“难道还要点蜡吗？没有电吗？”

我苦笑一声，心里有些难受：“不光是没有电，连蜡烛都只能省着用。”

程霜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说话。

屋子里亮起了火光，屋外的风吹进了屋子，摇摇晃晃的火光明灭不定，时亮时暗。果儿手里握着蜡烛，缓步前行，烛光把她的影子映到墙上，

程霜小声地问我：“哥，咱们今晚睡在这儿吗？”

我点了点头，指了指一间黑漆漆的小房子：“就这间，唯一的一间柴房。”程霜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我在这里支教的这些日子，就是睡在这个简陋的柴房里。因为我住了进去，果儿只能在院子里烧火做饭。

程霜迟疑了半晌，嗫嚅着说：“哥，我饿了。”

我问她：“中午的饭你吃了没？”

程霜急忙答道：“吃了，吃了一些。”

我笑了笑，这里吃的野菜常常是没有油水的，甚至连盐都舍不得放。最多只能在烧得不开的水里煮一煮，我刚来这里的前三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苦得难以下咽的野菜，只有硬得几乎咬不动的干饼子。这里的生活，难以想象。

Chapter 5

果儿从院子里端来两碗野菜，递给我一碗：“哥，你和姐姐吃一碗吧。我去照顾奶奶吃一些。”“好，你不用管我们了。天黑了，吃一些赶紧睡吧，明早起来咱们再聊。”

黑暗中果儿点了点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声音却干脆明亮：“桌子上有蜡和火柴，你们点一根进屋吧！姐，实在不好意思，没屋子住人了，你们两个只好挤一挤了。”

程霜急忙点头：“没事，没事，你忙吧。”

我摸索了半天，借着屋子里微弱的光亮，向前伸手，脚下的凳子绊了我一个趔趄，直接扑倒在了桌子上。

程霜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道：“哥，你扮个盲人还挺像的。”

我拿起桌子上的蜡烛和火柴，避开脚下的凳子，凑到她面前，趁机拍了一下她的脑袋：“还敢笑话我！”

程霜拿出手机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真笨，手机可以照明啊。”

我摇摇头：“这里没有电，等手机没电了你会后悔的，赶紧关机吧。”

程霜的笑脸僵住了，我拿着点着的蜡烛在她眼前晃悠，她瞪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屋子的一面墙上有个洞，呼呼的风从洞里传过来，又穿出门外，我伸出一只手护住颤颤巍巍的烛火，和程霜一起慢慢挪到柴房里。

小小的屋子里瞬间亮了起来，程霜指着靠在墙角的一张小床，又瞪着眼睛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把蜡烛放在拿砖头垒砌的灶台上，转身拍了拍床上的土，扬起一阵灰尘夹着柴火味。

程霜抚了抚胸口，不可置信地问我：“这么小的床怎么睡？”我伸出手比画了一番，嬉皮笑脸地说：“挤一挤，反正是夏天，大不了我睡地上。”

程霜压着嗓子低声叫道：“你来的时候怎么不拿个被子！是不是故意的！”

我举起一只手：“你哥哥我保证，绝对不是故意。一来这里没多余的床可以铺被子，二来带被子你会怀疑我，会露馅的！”

程霜叹了口气，不问我了：“你真是奸诈。”我苦笑两声：“哪有这样说哥哥的？”

程霜拍了拍土，坐在床上，语气恶劣地问道：“那你说，带我来是想干什么？”

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容不得我说假话，态度也咄咄逼人：“难道就是为了看这对和我一样的孤儿寡母？”

听到她说孤儿寡母，我心里窜起一股火气：“你说话好听些！什么是孤儿寡母！我是觉得你和她们很相似，所以带你来看看他们。”我放缓语气，“其实果儿是有爸妈的，只是他们在外打工，回不来罢了，他们其实很爱这个家的。”

程霜冷笑一声：“你不要在为你爸你妈说好话了，我能猜到你的心思。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他们，也就是你爸，你妈，我是不可能原谅的！”

“为什么你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也很爱你啊！当初把你送到奶奶家，他们是有苦衷的！”喉头有些哽咽，一些话卡在嘴边，说不出来。

程霜扭过头，不再看我，声音冰冷地说道：“他们有什么苦衷？养我十六年，管过我没有？我从小被人笑话没爹没妈的时候，他们在哪？他们送你来奶奶家，躲躲闪闪不愿意见我的时候，他们心里想过我没有？”

程霜回头瞪我，一行泪从眼角滑下来：“不就是重男轻女吗！那他们生我干什么！”我清楚地看见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哥，我真是投错胎了！”

她这句话说的我猛地一震，我抬起右手作势要打，可她止不住的眼泪看得我刺眼，让我右手悬空，滞在那里。

我低声地说道，语气里带着哀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骄纵，你说的话很伤人的！”

程霜又冷笑了一声：“骄纵，放养大的孩子谁来骄纵我！你想打我？呵呵，我喊你一声哥是给你面子！你以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的话仿佛一支箭，一支一支的刺向我的心口。我的眼眶里也蕴满了水汽，我眨了眨眼睛，它们就不争气得流了下来。

程霜不再理我，转身一躺，睡在了墙角。我站了一会儿，也躺在了她的旁边。老化的床板发出“吱吱”的响声，扰得我心里一阵烦乱。

小床上刚好能挤下两人，我们侧卧着躺在一起，背对着背。程霜小声地啜泣着，我们彼此不说话，听着院子里传来的呼呼风声，等待着一场山雨。

Chapter 6

在昏昏沉沉中睡过去了，僵硬的木板上只铺着两层薄薄的褥子，我迷迷糊糊中翻转了几次身。灶台上的烛火早就被风吹灭了，柴房也没有门，院子里的风就这么拐了个弯，吹了进来。

夜深的时候，我被天上轰隆隆的雷声骤然惊醒。我缓慢地坐了起来，屋檐上